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十四回 濟公遊戲耍廣惠 鄭雄為母求聖僧

話說濟公要笑廣惠，變了幾個茄子。濟公叫鄭雄：“去到裏院把老太太請來，我要變個稀奇戲法，叫老太太瞧個明白。”鄭雄說：“不行。老母二目失明，足有二年，怎可瞧見的？”濟公說：“我因老太太二目失明，我纔叫他老人家瞧。要是有眼之人，也不算能為。”鄭雄知和尚有些來歷，這纔到後面把老太太請出。兩個丫鬟攙住，來至外面。眾親友皆站起來說：“給老太太拜壽，但願你老人家多福多壽。”老太太落了座，鄭雄說：“娘呀，現有靈隱寺濟公長老，他要變個戲法，能叫你老人家瞧的明白。”老太太點頭。濟公來到老太太面前，說：“壽筵開，壽桃色色鮮，壽酒霞盃筵，五福壽為先。壽綿綿，福長遠，真正是壽比青松不怕風霜減，恰好似福如東海壽比南山。”唸完了這幾句；濟公用手在老太太眼睛上一畫，暗唸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吽。”老太太果然眼睜開了。老太太說：“鄭雄呀，我這左眼瞧得見了。”鄭雄還不信，一招手，叫過一個丫鬟來，說：“娘親，你見這是誰？”老太太說：“這是春梅。”丫鬟說：“正是。”老太太大喜：“真瞧得見了。”鄭雄一聽大喜，趕緊過來說：“娘親，你看兒怎麼樣？”老太太說：“日月消磨，你也半老。”鄭雄趕緊給濟公行禮說：“聖僧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罷，既把左眼治好，再把我老娘右眼給治治。”老太太說：“我就是左眼瞧得見。”濟公說：“我可不能治右眼，現在你大門外有一個抱小孩的，他叫馬沛然，把他請來一治就好。”鄭雄趕緊派人出去把馬沛然請進來。鄭雄趕忙行禮，說：“先生，求你把我娘親的右眼治好，我必要重謝。”馬沛然剛要說不會。濟公過來說：“馬沛然，你給治罷。”過去暗遞給馬沛然一塊藥，這個時節，眾僕婦丫鬟都來在門外站著，瞧給老太太治右眼。內中過來一個婦人，就把馬沛然抱的小孩接過來，給小孩吃乳，小孩哇的一聲就哭了。馬沛然也是福至心靈，拿著這塊藥說：“用無根水化開，這是佛爺賜的仙丹妙藥，叫老太太用水一擦眼就好了。”這纔叫家人與藥化開，果然給老太太一擦右眼，立時眼就好了。鄭雄見新來的僕婦抱馬沛然的小孩接過來給乳吃，不知是怎麼一段事。趕忙問馬沛然。馬沛然就把夫妻怎麼貧苦，妻子出去，我怎麼要跳河捨小孩，遇見濟公，把自己的事由頭至尾一說，鄭雄一聽，方纔明白說：“得了，我這裏正少個管帳先生，你就在我這裏罷。”

我單給你夫妻順出一所房子居住。聖僧你老人家的慈悲，我給聖僧你換換衣裳。”濟公說：“你倒不用給我換衣裳。我和尚化你的緣，你把清波門外的兩頃稻田地，施捨給三清觀的劉泰真，做為那廟的香火地，就算謝了我和尚了。”廣惠在旁邊坐著，一看濟公顯大展奇才，他有些氣忿不平。廣惠站起來說：“鄭大官人，我知道你這後面花園內有妖怪作祟，我情願到後面給捉妖淨宅，我分文不取，絲毫不要。我所為跟濟公比並比並法術，看我二人誰行誰不行。”濟公說：“好，你既這等說，我就同你去到後面捉妖淨宅，退鬼治病，還叫你先施展法術。你捉了妖精，就算我輸了，你捉不了，我和尚接後場。”廣惠說：“也好，咱們這就去。”濟公說：“你別忙，咱們吃完飯再去，也沒有白天就捉妖的，妖精也不來。”鄭雄說：“我這花園，我不知道是妖怪可是仙家，時常家人在後面樓上睡覺，就把家人給扔下樓來。再不然屋中的東西亂響，亂擲地下。或者樓上沒人，就點上燈。可始終沒人瞧見甚麼，也不知是妖是怪，我也不解其意，直鬧了有半年了。”廣惠說：“不要緊。今天晚上，我也不管他是妖是怪是鬼，我拘了他來，拿戒刀將他結果性命。”

眾人大家談話，天色已晚。鄭雄問：“二位和尚用甚麼東西？”廣惠拿筆開了單於，鄭雄就叫家人照樣預備，放在花園，一概安置停當。兩位和尚來到花園內一看，是八仙桌一張，椅子一把，香爐蠟扦一分，長生料香一顆，錢糧一分，硯臺一方，白芨一塊，朱砂一包，新筆二枝，黃毛邊紙一張，香菜一棵，五穀糧食一盤，無根水一碗。廣惠看了一看，先點著了香燭，然後禱告過往的神祇：“保佑弟子廣惠把妖怪捉住，回廟燒香上供，答謝上蒼。”禱告已了，用無根水拿白芨研了朱砂，拿筆畫了神符三道，自己一燒，化作靈符，口中唸唸有詞說：“頭道符一燒，狂風大作；二道符，把妖精拘來；三道符，用戒刀把他結果了性命。”

鄭雄帶著一個膽大的家人，在旁邊瞧著。濟公在那裏拿著一把酒壺，一聲不語，見廣惠口中唸唸有詞，把頭道符點著扔出去，並無一點動作，也沒一點風。眾家人無不嘻笑，都說：“廣和尚造謠言，沒有能為。”廣惠又把二道符扔去，也並無動作。廣惠真作急了，把三道符往外一甩，祇見就打外面一陣怪風，刮的是沙灰蕩漾，塵土翻飛，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無影又無蹤，卷楊花，西復東，飄蓬葉悟空。江湖常把扁舟送，推白雲過嶺，過園林亂擺花枝動。吼青松，穿簾入戶銀燭影搖紅。

這陣風過去，就見對面這三間樓，樓門一開，由裏面走出來一位年邁的老翁，面如童子，鶴髮蒼髯，頭戴古銅色四楞巾，身穿古銅色大氅，白襪雲鞋，手拿蠅拂，向廣惠一指說：“好，廣惠，我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何故特來驚動我？所為何因？”就使用蠅拂一指，一股白氣撲奔廣惠。廣惠覺得頭暈眼黑，翻身倒在地上。濟公拿著酒壺哈哈一笑說：“你本是修道之人，無故蹈入紅塵，還敢欺凌三寶的弟子。”和尚說完，把腦袋一拍，露出三光。那仙家本是修道，在樓上住著，有幾千年的道行，祇因鄭雄的家人常不清潔，沖撞了他，他纔在樓上鬧。

今天見濟公現出三光，那仙家是修道的，他不敢過來，恐被濟公的三光照著，就得除去他五百年的道行。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，這位狐仙既能變人，道法就深遠，趕緊說：“聖僧不要動怒，這倒不怨我，祇因鄭雄的家人沖撞了小狐，他等不知自愛，我叫他等知道知道。”濟公說：“你急忙給我快走！如不走，我要請雷劈你。”就見那仙家當時化作一陣清風而去。濟公纔拿出那一粒藥，把廣惠治好。

廣惠臊得面紅耳赤，自己告辭回三清廟去了。濟公住在鄭雄家中，次日清早起來，鄭雄款待酒飯，想濟公給母親把眼治好，自己心中甚感激，要給濟公換衣裳。濟公說：“此番你要謝我。”隨附耳如此如此，鄭雄點頭答應，濟公方纔告別，出了鄭宅，向前行走，一直夠奔錢塘門而來。來至錢塘門外，見大道旁邊有一個賣狗肉的擔子。這個賣狗肉的，在玉皇閣對過大影壁底下蹲著。濟公睜開慧眼一看，按靈光三擊掌。濟公說：“真乃世界之中第一孝子。我和尚不來救他，雷必取他。”想罷，和尚就問：“這狗肉擔是哪位的？”連問三聲，並無人答言。

書中交代：這個賣狗肉的姓董，叫董平，住在錢塘門內，家中就是他母親，娶妻韓氏。董平為人的性情，最好生疑，時常在他母親面前不孝。雖沒有甚麼大過，無非言語中不順。清早起來，他就跟母親辯嘴，說他母親不知好歹。他妻子韓氏是一位賢良婦人，常時勸他，說：“老娘這大年紀，你就不應該無事生非，惹老娘生氣。”董平也就不言語，出去做買賣。這天董平在家中煮肉燒上鍋，叫韓氏看著，他出來買狗。宋時年間，准許人買狗賣狗肉，董平走到一條胡同。見路北門首站著一人，有三十多歲，買賣人的打扮，說：“你買狗是賣狗肉去嗎？”董平說：“不錯。”那人說：“我本不願意養狗，由去年來了一條野狗，轟它它也不走，晚間關門，就把狗關在院裏。我夜間聽狗叫，我起來一看，原來有賊撥門，我把賊趕走。一想，此狗倒也有用，故此我留下養了。今年又生了一個小狗，兩個狗爭打架，我怕碰了孩子，我有心把它賣了，那有恩養仇殺之理，我也不不要錢，你白拿了去罷。”董平一想，這是順事，用繩子把大狗一捆，扛著小狗，謝了謝那人，拉著狗回家，到家把大狗擱在院中就走，進屋中拿了一把刀要殺狗，把刀擱在院中，到屋內拿盆子出來，一瞧刀沒了。董平問他妻子：“你拿了刀去？”韓氏說：“沒見。”董平一找，見小狗把刀銜在東邊，藏在身底下，露出刀柄。董平過來一腳踢開小狗，拿刀過來要宰大狗。小狗跑過來往大狗脖子上一趴，齜著牙瞧著董平。小狗眼淚一滴一滴往下落。董平大嚷一聲，就把刀扔在地上，往屋中就跑，嚇得韓氏目瞪口呆。不知所因何故。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